

百衲本

北史

2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唐·李延壽撰



百衲本

唐·李延壽撰

北史

2

■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列傳第三十六

北史四十八

朱榮

字文暢

從子北

從弟仲遠

榮從父弟慶律

世隆

從弟

從弟

從弟

從弟

從弟

從弟

從弟

從弟

從弟

從弟

從弟

從弟

從弟

從弟

從弟

從弟

從弟

從弟

從弟

榮從兄子亮

榮從父弟慶律

世隆

從弟

從弟

從弟

從弟

從弟

從弟

從弟

從弟

從弟

從弟

從弟

從弟

從弟

從弟

從弟

從弟

從弟

從弟

從弟

從弟

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也世為部落酋帥其先居介休川因為氏焉高祖羽健魏登國初為領人酋長率契胡武士從平晉陽定中山拜散騎常侍以秀容川詔劃方三百里封之長為世業道武初以南秀容川原沃衍欲令居之羽健曰家世奉國給侍左右北秀容既在剋內差近京師豈以沃壤更遷遠地帝許之所居處自有狗地地因而穿之得甘泉因名狗泉泉曾祖鬱德祖代勤繼為酋長代勤太武敬哀皇后舅也既以外親兼數征伐有功給復百年除立義將軍曾圍山而獵部人射虎誤中其髀代勤仍令扶箭竟不推問曰此既過誤何忍加罪部內咸感其意位肆州刺史封梁郡公以老致仕歲賜帛百疋以為常卒謚曰莊孝莊初追贈太師司徒公錄尚書事父新興太和中繼為酋長曾行馬羣見一白蛇頭有兩角呪之求畜牧蕃息自是牛羊驍馬日覺滋盛色別為羣谷量之朝廷每有征討輒獻私馬兼備資糧助裨軍用孝文嘉之及遷洛特聽冬朝京師夏歸部落每入朝諸公王朝貴競以珍饈遺之新興亦報以名馬位散騎常侍平北將軍秀公第一

北史列傳三十六

北史列傳三十六

一

北史列傳三十六

北史列傳三十六

二

北史列傳三十六

領人酋長新興每春秋二時恒與妻子閱畜牧於川澤射獵自娛明帝時以年老徵求傳爵於榮榮謚曰簡孝莊初贈太師相國西河郡王榮潔白美谷貌幼而神機明決及長好射獵每設圍誓眾便為軍陣之法號令嚴肅眾莫敢犯秀容界有池三所在高山上清深不測相傳曰祁連池魏言天池也父新興曾與榮游池上忽聞蕭鼓音謂榮曰古老相傳聞此聲皆至公輔吾年老暮當為汝耳榮襲爵後除直寢游擊將軍正光中四方兵起遂散畜牧招合義勇以討賊功進封博陵郡公其梁郡前爵聽賜第二子時榮率眾至肆州刺史尉慶賓閉城不納榮怒攻拔之乃署其從叔羽生為刺史執慶賓遷秀容自是兵威漸盛朝廷亦不能罪責及高榮吞杜洛周榮恐其南逼鄴城表求東援相州帝不許榮以山東賊威慮其西逸乃遣兵固守塗口以防之於是北捍馬邑東塞并陘尋屬明帝崩事出倉卒榮乃與元天穆等密議入匡朝廷抗表云今海內草草異口一言皆云大行皇帝鳩毒致禍舉潘嬪之女以誑百姓奉未言之兒而臨四海求以徐紇鄭儼之徒付之司敗更召宗親推其明德於是將赴京師靈太后甚懼詔以季神軌為大都督將於太行杜防榮抗表之始遣從子天光親信奚毅及倉頭王相入洛與從弟世隆密議廢立元光

乃見莊帝具論榮心帝許之天光等還北榮發晉陽猶疑所立乃以銅鑄孝文及咸陽王禧等五王子孫像成者當奉為主唯莊帝獨就師次河內重遣王相密迎莊帝與帝兄彭城王邵弟始平王子正武泰元年四月莊帝自高者度至榮軍將士咸稱萬歲及莊帝即位詔以榮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開府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右太原王及度河太后乃下段入道內外百官皆向河橋迎駕榮感武衛將軍費穆之言謂天下乘機可取乃請朝士共為盟誓將向河陰西北三里至南北長堤悉命下馬西度即遣胡騎四面圍之妄言丞相高陽王欲反殺百官王公卿士二千餘人皆斂手就戮又命二三十人拔刀走行宮莊帝及彭城王霸朝城王俱出帳榮先遣并州人郭羅察共西部高車叱列殺鬼在帝左右相與為應及見事起假言防衛抱帝入帳餘人即害彭城霸城二王乃令四五十人遷帝於河橋沈靈太后及少主於河時又有朝士百餘人後至仍於堤東被圍遂臨以白刃唱云能為禪文者出當原其命時有隴西李神雋頓立李諧太原溫子昇並當世辭人皆在圍中恥是從命俯伏不應有御史趙元則者恐不免死出作禪文榮令人誡軍士言元氏既滅介朱氏與其眾咸稱萬歲榮遂鑄金為已像數四不成時榮所信

幽州李列

北史列傳三十六

三

王肅

幽州人劉靈助善卜占言今時人事未可榮乃曰若我作不吉當迎天穆立之靈助曰天穆亦不吉唯長樂王有王兆耳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遂便愧悔至四更中乃迎莊帝望馬首叩頭請死其士馬三千餘騎既盡殺朝士乃不敢入京即欲向北為移都之計持疑經日始奉駕向洛陽宮及上北芒視城關復懷畏懼不肯更前武衛將軍沈禮苦執不聽復前入城不朝戎北來之人皆乘馬入殿諸貴死散無復次序莊帝左右唯有故舊數人榮猶執移都之議上亦無以拒焉又在明光殿重謝河橋之事誓言無復二心莊帝自起止之因復為榮誓言無疑心榮喜因求酒一遍及醉熟帝欲誅之左右苦諫乃止即以牀簾向中常侍省榮夜半方寤遂達旦不眠自此不復禁中宿榮榮女先為明帝嬪欲上立為后帝疑未決給事黃門侍郎祖瑩曰昔文公在秦懷嬴入侍事有友經合義陛下獨何疑焉上遂從之榮意甚悅于時人間猶或云榮欲遷都晉陽或云欲肆兵大掠迭相驚恐人情駭震京邑士子十不一存率皆逃竄無敢出者直衛空虛官守廢曠榮聞之上書謝慙無上王請追尊帝号諸王刺史乞贈三司其位班三品請贈令僕五品之官各贈方伯六品已下及白身贈以鎮郡諸死者無後聽繼即授封爵均其高下節級別科使

幽州李列

北史列傳三十六

四

王肅

恩洽存亡有慰生死詔如所表又啓帝遣使巡城勞問於是人情遂安朝士逃亡者亦稍來歸關榮又奏請番直朔望之日引見三公僕尚書九卿及司州牧河南尹洛陽河陰執事之官參論國政以爲常式五月榮還晉陽乃令元天穆向京爲侍中太尉公錄尚書事京畿大都督兼領軍將軍封上黨王樹置腹心在列職舉止所爲皆由其意七月詔加榮柱國大將軍時葛榮向京師衆號百萬相州刺史李神雋閉門自守榮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而與葛榮衆寡非敵葛榮聞之喜見於色乃令其衆辦長繩至使縛取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箕張而

北史列傳三十六

五

古

進榮潛軍山谷爲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爲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密勒軍士馬上各齎袖棒一枚至戰時慮廢騰遂不聽斬級使以棒棒之而已乃分命壯勇所當衝突號令嚴明將士同奮榮身自陷陣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陣禽葛榮餘衆悉降榮恐其疑懼乃普令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喜悅登即四散數十萬衆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獲其渠帥量才授用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乃檻車送葛榮赴關詔加榮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

事初榮將討葛榮軍次襄垣遂大獵有雙兔起於馬前榮聲曰菟豨曰中則禽葛榮不中則否既而竝應弦而殪三軍咸悅及後命立碑於其所號雙兔碑又將戰夜夢一人從葛榮索千牛刀葛榮初不肯與此人自稱己是道武皇帝葛榮乃奉刀此人手持授榮寤而喜自知必勝又詔以冀州之長樂相州之南趙定州之博陵滄州之浮陽平州之遼西燕州之上谷幽州之漁陽七郡各萬戶通前滿十萬爲太原國邑又加位太師建義初北海王元顥南奔梁梁立爲魏主資以兵將時邢杲以三齊應顥朝廷以顥孤弱永安二年春詔元天穆先平齊地然後征顥顥棄虛徑

北史列傳三十六

六

進榮陽武牢並不守車駕出居河北榮聞之馳傳朝行宮於上黨之長子輿駕於是南趣榮爲前驅旬日之間兵馬大集天穆克平邢杲亦度河以會車駕幸河內榮與顥相持於河上無船不得即度議欲還北更圖後舉黃門郎楊侃高道穆等竝固執以爲不可屬焉滑諸楊云有小船數艘求爲鄉導榮乃令都督介朱兆等率精騎夜濟顥奔車駕度河入居華林園詔加榮天柱大將軍增封通前二十萬戶加前後部羽葆鼓吹榮尋還晉陽遙制朝廷親戚腹心皆補要職百寮朝廷動靜莫不以申至於除授皆須榮許然後得用莊帝雖受制權臣而勤政事朝夕省納孜孜

不已數自理冤獄親覽辭訟又選司多監與吏部尚書李
神儻議正綱紀而榮乃大相嫌責曾闕補定州曲陽縣令
神儻以階縣不奏引更擬人榮大怒即遣其所補者往奪
其任榮使入京雖復微蔑朝貴見之莫不傾靡及至闕下
未得通奏恃榮威勢至乃忿怒神儻遂上表遜位榮欲用
世隆攝選上亦不違榮曾啟此人爲河內諸州欲爲犄角
勢上不即從天穆入見論事上猶未許天穆曰天柱既有
大功爲國宰相若請普代天下官屬恐陛下亦不得違如
何啓數人爲州便傳不用帝正色曰天柱若不爲人臣朕
亦須代如其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理榮聞大怒曰天

北史列傳三十六

七

子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皇后復嫌內妃嬪甚有妬恨
之事帝遣世隆語以大理后曰天子由我家置立今便如
此我父本曰即自作令亦復沒世隆曰兄止自不爲若本
自作臣今亦得封王帝既外迫強臣內逼皇后怏怏不快
以万乘爲貴先是葛榮校黨轉事仍據幽平二州榮遣都
督侯深討斬之時万俟醜奴蕭寶夤擁衆幽涇榮遣其從
子天光爲雍州刺史令率都督賀拔岳侯莫陳悅等入關
討之天光至雍州以衆少未進榮大怒遣其騎兵參軍劉
貴馳驛詣軍加天光杖罰天光等大懼乃進討連破之禽
醜奴寶夤並檻車送關天光又禽王慶雲万俟道樂關中

北史列傳三十六

八

庚

悉乎於是天下大難便盡莊帝恒不慮外寇唯恐榮爲逆
常時諸方未定欲使與之相持及告捷之日乃不甚喜謂
尚書令臨淮王彧曰即今天下便是無賊臨淮見帝色不
悅曰臣恐賊平以後方勞聖慮帝長餘人怪還以他語解
之曰其實撫寧荒餘彌成不易榮好射獵不捨寒暑法禁
嚴重若一鹿出乃有數人須命曾有一人見猛獸便走謂
曰欲求活邪遂即斬之自此獵如登戰場曾見一猛獸在
窮谷中乃令餘人重衣空手搏之不令復損於是數人被
殺遂禽得之持此爲樂焉列圍而進雖阻險不得迴避其
下甚苦之太宰元天穆從容言榮勲業宜調政養人榮便
攘肘謂天穆曰太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者此是人
臣常節葛榮之徒本是奴才乘時作亂譬如奴走禽獲便
休頃來受國大寵未能混一海內何宜今日便言勲也如
聞朝士猶自寬縱今秋欲共兄戒勒士馬撻獵高原令食
汗朝貴入圍搏虎仍出魯陽歷三荆悉擁生蠻北境六鎮
迴軍之際因平汾胡明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
乞萬戶侯如其不降徑度數千騎便往縛取待六合寧一
八表無塵然後共兄奉天子巡四方觀風俗布政教如此
乃可稱勲耳今若止獵兵士懈怠安可復用也及見四方
無事乃遣人奏曰參軍許周勸臣取九錫臣惡其此言已

發遣令去榮時望得殊禮故以意調朝廷帝實不欲與之
因稱其忠榮見帝年長明晤為衆所歸欲移自近皆使由
己每因醉云入將天子拜謁金陵後還復恒朝而侍中朱
元龍輒從尚書索太和中遷京故事於是復有移都消息
榮乃整衣向京言看皇后脫難帝憊河陰之事終恐難保
乃與城陽王徽侍中楊保李或尚書右僕射元羅謀皆勸
帝刺殺之唯膠東侯李恆賒濟陰王暉業言榮若來必有
備恐不可圖又欲殺其黨與發兵拒之帝疑未定而京師
人懷憂懼中書侍郎邢子才之徒已避之東出榮乃遍與
朝士書相仕留中書舍人溫子昇以書呈帝帝恒望其不

信州志

北史列傳三十六

九

來及見書以榮必來色甚不悅武衛將軍奚毅建義初往
來通命帝每期之甚重然以為榮通親不敢與之言情殷
曰若必有變臣寧死陛下難不能事契胡帝曰朕保天柱
無異心亦不忘卿忠款三年八月榮將四五千騎發并州
向京時人皆言其反復道天子必應圖之九月初榮至京
有人告云帝欲圖之榮即具奏帝曰外人亦言王欲害我
豈可信之於是榮不自疑每入謁帝從人不過數十皆不
持兵仗帝欲止城陽王曰縱不反亦何可耐況何可保耶
又北人語訛語介朱為人主上又聞其在北言我姓人主
先是長星出中台端大角恒州人高榮祖頗明天文榮問

信州志

北史列傳三十六

十

之曰是何祥也答曰除舊布新象也昔長星端大角奏以
之亡榮聞之悅又榮下行臺郎中李顯和曾曰天柱至邢
無九錫安須王自索也亦是天子不見機都督郭羅察曰
今年真可作禪文何但九錫參軍褚光曰人言并州城上
有紫氣何慮天柱不應榮下人皆陵侮帝左右無所忌憚
其事皆上聞奚毅又見求聞帝即下明光殿與語帝又疑
其為榮不告以情及知毅赤誠乃召城陽王徽及楊保李
或告以毅語榮小女嫁與帝兄子陳留王小字伽那榮嘗
指之曰我終當得此女婿力微又云榮慮陛下終為此患
脫有東宮必貪立孩幼若皇后不生太子則立陳留以安
天下并言榮指陳留語狀帝既有圖榮意夜夢手持一刀
自害落十指節都不覺痛惡之以告城陽王徽及楊保微
解夢曰蝮蛇螫手壯士解腕割指節與解脫何異去患乃
是吉祥聞者皆言善九月十五日天穆到京駕迎之榮與
天穆並從入西林園讌射榮乃奏曰近來侍官皆不習武
陛下宜將五百騎出獵因省辭訟先是奚毅言榮因獵拔
天子移都至是其言相符至十八日召中書舍人溫子昇
告以殺榮狀并問以殺董卓事子昇具通本上曰王允若
即赦涼州人必不應至此良久語子昇曰朕之情理卿所
具知死猶須為況必不死寧與高貴鄉公同日死不與常

道鄉公同日生上謂殺榮天穆即赦其黨便應不動應詔王道習曰介朱世隆司馬子如朱元龍比來偏被委付具知天下虛實謂不宜留城陽王及楊愔曰若世隆不全仲遠天光豈有來理帝亦謂然無復殺意城陽曰榮數征伐嘗聞有刀或能佞戾傷人臨事願陛下出乃伏俛等十餘人於明光殿東其日榮與天穆並立坐食未訖起出俛等從東階上殿見榮天穆出至中庭事不果十九日是帝忌日二十日榮忌日二十一日暫入即向陳留王家飲酒極醉遂言病動頻日不入上謀頗泄世隆等以告榮榮輕帝不謂能及預帝謀者皆懼二十五日榮天穆同入其日

北史列傳三十六

十一

十一

大欲革易上在明光殿東序中西面坐榮與天穆並御牀西北小牀上南坐城陽王始一拜榮見光祿卿曹安寧持刀從東戶入即馳向御坐帝拔千牛刀手斬之時年三十八得其手板上有數牒皆左右去留人名非其腹心悉在出限帝曰豎子若過今日便不可制時又天穆與榮子普提亦就戮於是內外喜叫齊滿京城既而大赦榮雖威名大振而舉止輟脫正以馳射為伎藝每入朝見更無所為嘆戲上下馬於西林園宴射恒請皇后出觀并召王公妃主共在一堂每見天子射中輒自起舞叫將相卿士悉皆盛裝乃至妃主婦人亦不免隨之舉袂及酒酣耳熱必

自臣坐唱廣歌為樹梨普梨之曲見臨淮王或從容閑雅愛尚風素固令為教勸舞日暮罷歸便與左右連手踴地唱迴波樂而出性甚嚴暴愠喜無恒弓箭刀槊不離於手每有賁嫌即行忍害左右恒有死憂曾欲出獵有人許之披陳不已發怒即射殺之曾見沙彌重騎一馬榮即令相觸力窮不復能動遂使傍人以頭相擊死而後已節閔帝初世隆等得志乃詔贈假黃鉞相國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晉王加九錫給九旒鑾輅武貴班劍三百人輜輶車準晉太宰安平獻王故事謚曰武又詔百官議榮配饗司直劉季明曰晉王若配永安則不能終臣節以此論之無

北史列傳三十六

十二

十二

所配世隆作色曰卿合肥季明曰下官預在議限據理而言不合上心誅翦唯命眾為之危季明自若世隆意不已乃配享孝文廟庭普提位太常卿開府儀同三司侍中特進死時年十四節閔帝初加贈司徒謚曰惠普提弟文羅武衛將軍梁郡王尋卒贈司空公文羅弟文殊封平昌郡王孝靜初轉襲榮爵太原王薨於晉陽時年九歲文殊弟文暢初封昌樂郡公以榮破葛賊之勳進爵為王其姊魏孝莊皇后及韓陵之敗齊神武納之待其家甚厚文暢由是拜開府儀同三司肆州刺史家富於財招致賓客窮極豪侈與丞相司馬任胄主簿李士林都督鄭仲禮房子遠

等相狎外示孟酒交而潛謀害齊神武自魏氏舊俗以正月十五日夜為打蕺戲能中者即時賞帛曾令仲禮藏刀於袴中因神武臨觀謀竊發事捷共奉文暢為任氏家客薛季孝所告以姊寵止坐文暢一房文暢死時年十八弟文略以兄義羅卒無後襲之羅爵梁郡王文暢事當從坐靜帝使人往晉陽欲拉殺之神武特加寬貸奏免之文略聰明雋爽多所通習齊文襄嘗令章永興馬上彈琵琶奏十餘曲試使文略寫之遂得八文襄戲之曰聰明人多不老義梁郡其慎之文略對曰命之脩短皆在明公文襄憐然曰此不足慮初神武遣令恕文略十死恃此益橫多所

隋書

北史列傳三十六

十三

古

陵忽齊天保末嘗邀平秦武興汝南諸王至宅供設奢麗各有賄賂諸王共假聚寶物以要之文略獎衣而往從奴五十人皆駿馬侯服其豪縱不遜如此平秦王有七百里馬文略敵以好婢賂取之明日平秦王使人致請文略殺馬及婢以二銀器盛婢頭馬肉而遺之平秦王訴之於文宣繫於京畿獄文略彈琵琶吹橫笛詠倦極便卧唱挽歌居數月奪防者弓矢以射人曰不然天子不憶我有司委遠伏法文略嘗大遺親收金請為父作佳傳收論榮比章彭伊霍蓋由是也

兆字萬仁榮從子也少善騎射矯捷過人數從榮游獵至

窮巖絕澗人所不能升降者兆必先之手格猛獸無所疑避榮以此特加賞受任為爪牙榮曾送臺使見一鹿授兆二箭令取供今食遂構火以待之俄而兆獲其一榮欲誇使人責兆不盡取杖之五十榮之入洛兆兼前鋒都督孝莊即位封潁川郡公後從上黨王天穆平邢杲又與賀拔勝擊斬元顥子冠受禽之進破安豐王延明顥乃退走莊帝還宮論功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汾州刺史介朱榮死兆自汾州據晉陽元暉立授兆大將軍進爵為王兆與世隆等定謀攻洛兆遂輕兵倍道掩襲京邑先是河邊人夢神謂已曰介朱家欲度河用介作灋波津今為之縮水

隋書

北史列傳三十六

十四

古

脈月餘夢者死及兆至有行人自言知水淺處以草往往表棹而導焉忽失其所在兆遂策馬涉度是日暴風彭怒黃塵張天騎叩宮門宿衛乃覺響弓欲射袍撥弦矢不得發一時散走莊帝步出雲龍門外為兆騎所擊幽於永寧佛寺兆撲殺皇子汗辱妃嬪縱兵虜掠停洛旬餘先令衛送莊帝於晉陽兆後於河梁監閱財貨初兆將入洛遣使招齊神武欲與同舉神武時為晉州刺史謂長史孫騰曰臣而伐君其逆已甚我今不往恐彼致恨卿可往申吾意但云山蜀未平不可委去騰乃詣兆具申意兆不悅曰還白高兄弟有言夢今行必克吾比夢吾亡父登一高堆堆

傍地悉耕熟唯有馬蘭草株往往猶在吾父顧我令下拔之吾手所至無不盡出以此而言往必有利勝還具報之神武曰兆等猖狂舉兵犯順吾勢不可反事亦未也今天子列兵河上兆進不能度必退還吾冀山東下出其不意此徒可一舉而禽俄而兆克京師幸莊幽繫都督尉景從兆南行以書報神武神武大驚召騰令馳驅詣兆示以謁賀密觀天子所在當於路邀迎唱太義於天下騰遇帝於中路神武時率騎東轉聞帝已度於是西還仍與兆書具陳禍福不宜害天子受惡名於海內兆怒不納而帝遂遇弒初榮既死莊帝詔河西人紇豆陵步蕃等令襲秀容兆

北史列傳三十六

十五

昌

入洛後步蕃兵勢甚威南逼晉陽兆所以不暇留洛迴師禦之頗為步蕃所敗於是部勒士馬謀出山東令人類徵神武神武晉州寮屬竝勸不行神武揣其勢迫必無他慮決策赴之兆乃分三州六鎮之人令神武統領神武既分兵別營乃引兵南出避步蕃之銳步蕃至樂平郡神武與兆還討破斬之及節閔帝立授兆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柱國大將軍兼錄尚書事大行臺又以兆為天柱大將軍兆以是榮所終之官固辭不拜尋加都督十州諸軍事世襲并州刺史神武之克殷州也兆與仲遠度律約拒之仲遠度律次陽平兆屯廣阿聚號十萬神武廣縱反

間於是兩不相信各致猜疑仲遠等頻使斛斯椿賀拔勝往喻之兆輕騎三百來就仲遠同坐幕下兆性羸癯意色不平手舞馬鞭長嘯凝望深疑仲遠等有變遂趨出馳還仲遠遣椿勝等追而曉譬兆遂拘縛將還經日放遣仲遠等於是奔退神武乃進擊兆軍大敗兆與仲遠度律遂相疑阻久而不和世隆請節閔納兆女為皇后兆乃大喜世隆謀抗神武闕乃降辭厚禮喻兆赴洛兆與天光度律更自信約然後大會韓陵山戰敗復奔晉陽其年秋神武自鄴進討之兆遂大掠并州走於秀容神武又追擊度律赤洪嶺破之兆竄於窮山殺所乘馬自縊於樹神武收葬之兆

北史列傳三十六

十六

昌

勇於戰鬪而無將領之能榮雖奇其膽決然每云兆不過將三千騎多則亂矣兆弟智彪節閔帝封為安定王與兆俱走神武禽之後死於晉陽
彥伯榮從弟也祖侯真文成時并安二州刺史始昌侯父買珍宣武時武衛將軍華州刺史彥伯性醇厚永安中為榮府長史節閔帝潛嘿於龍花佛寺彥伯敦喻往來尤有勸款帝既立公朱兆以己不豫謀大為忿恚將攻世隆詔令華山王鷲慰兆兆猶不釋世隆復令彥伯自往喻之兆乃止及還帝驪彥伯於顯陽殿時侍中源子恭黃門郎竇瑗並侍坐彥伯曰源侍中比為都督與臣相持於河內當

介之時旗鼓相望眇如天潢寧期同事陛下爲今日之忻也子恭曰劇通有言大吠非其主他日之事求安猶今日之事陛下耳帝曰源侍中可謂有射鈎之心也遂令二人極醉而罷後封博陵郡王位司徒公于時炎早有勸彥伯解司徒者乃上表遜位詔許之俄除儀同三司侍中餘如故彥伯於兄弟之中差無過惠天光等敗於韓陵彥伯欲領兵屯河橋世隆不從及張勸等掩襲世隆彥伯時在禁直長孫承業等啓陳神武武功既振將除余朱節閔令舍人鄭崇報彥伯知彥伯狼狽出走爲人所執尋與世隆同斬於閭闔門外縣首於斛斯椿門樹傳於神武先是洛中

謠曰三月末四月初楊灰毆土覓真珠又曰頭去項脚根齊驅上樹不須梯至是覓驗子敬

敝字乾羅彥伯之誅敝小隨母養於宮中年十二敝自竄走至大街見童兒羣戲敝解所著綺羅金翠服易衣而遁追騎至不識敝便執綺衣兒比究問知非會日已暮由是免遂入一村見長孫氏媼踞胡牀坐敝再拜求哀長孫氏愍之藏於複壁之中購之愈急追且至長孫氏資而遣之遂詐爲道士變姓名隱嵩高山略涉經史數年間人頗異之嘗獨坐巖石下泣然歎曰吾豈終此乎伍子胥獨何人也乃奔長安周文帝見而禮之拜行臺郎中靈壽縣伯保

定中遷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後爲膠州刺史迎長孫氏至其第置于家厚資給之隋文帝受禪改封邊城郡公黔安蠻叛命敝討平之師旋拜金州總管政號嚴明吏人懼之後以年老乞骸骨賜二馬輅車歸河內卒于家子最嗣

仲遠彥伯弟也明帝末年余朱榮兵威稍盛諸有啓謁率多見從而仲遠慕寫榮書夏刻榮印與尚書令史通爲奸詐造榮啓表請人爲官大得財貨以資酒色落魄無行業及孝莊即位封清河公徐州刺史兼尚書左僕射三徐大行臺彝進督三徐諸軍事仲遠上言竊見比來行臺彝募者皆得權立中正在軍定第斟酌授官今求兼置權濟軍要若立第亦爽關京之日任有司裁奪詔從之於是隨情補授肆意聚斂余朱榮死仲遠勒其部衆來向京師節閔立進爵彭城王加大將軍又兼尚書令鎮大梁仲遠遣使請准朝式在軍鳴騶節閔帝覽啓笑而許之其驕情如此復進督東道諸軍事本將軍兗州刺史餘如故仲遠天性貪暴心如峻壑太宗富族誣之以反沒其家口簿籍財物皆以入已丈夫死者投之河流如此者不可勝數諸將婦有美色者莫不被其淫亂自蔡陽以東輸稅悉入其軍不送京師時天光控關右仲遠在大梁北據并州世隆居京

邑各自專恣權強莫比所在並以貪虐爲事於是四方解體又加太宰解大行臺仲達專恣尤劇方之方伯卽世隆最爲無禮東南牧守下至人俗比之行狼特爲患苦後移屯東郡率眾與度律等拒齊神武朱兆領騎數千自晉陽來會軍次陽平神武繼以開說仲達等迭相猜貳狼狽遁走中興二年復與天光等於韓陵戰敗南走尋乃奔梁死於江南

世隆字榮宗仲達弟也明帝末兼直閣加前將軍介朱榮表請入朝靈太后惡之令世隆詣晉陽慰喻榮榮因欲留之世隆曰朝廷疑兄故令世隆來令遂住便有內備非計

北史列傳三十六

十九

吳郡

之善榮乃遣入榮舉兵南出世隆遂走會榮於上黨建義初除給事黃門侍郎莊帝之立世隆預其謀封樂平郡公元顥逼大梁詔爲前將軍都督鎮武牢顥既克榮陽世隆懼而遁還莊帝倉卒北巡及車駕還宮除尚書左僕射攝選莊帝之將圖介朱榮每屏人言世隆懼榮乃爲匿名書自榜其門曰天子與侍中楊侃黃門高道穆等爲計欲殺天柱還復自以此書與榮妻北鄉郡公主并以呈榮勸其速不入榮毀書唾地曰世隆無膽誰敢生心世隆又勸其速發榮曰何忽忽皆不見從榮死世隆奉榮妻燒西陽門夜走北次河橋殺武衛將軍奚毅率眾還戰大夏門外及李

苗燒絕河梁世隆乃北遁改建州克之盡殺人以尋其怨至長子與度律等共推長廣王曄爲主曄小名盆子聞者皆以爲事類赤眉曄以世隆爲尚書令封樂平郡王加太傅行司州牧會兆於河陽兆既平京邑讓世隆曰叔父在朝多時耳目應廣如何今天柱受禍案劾頃自詞色甚厲世隆遜辭拜謝然後得已而深恨之時仲達亦自滑臺入京世隆與兄弟密謀慮元曄母干豫朝政伺其母衛氏出行遣數十騎如劫賊於京巷殺之公私驚愕莫識所由尋縣榜以千萬錢募賊百姓知之莫不畏氣尋又以曄疎遠欲推立節閔帝而度律意在南陽王乃曰廣陵不言何以

北史列傳三十六

二十

吳郡

主天下後知能語遂行廢立初世隆之爲僕射尚書文簿在家省閤性聰解又畏榮深自剋勉留心凡案傍接屬客遂有解了之名榮死之後無所顧憚及爲令常使尚書郎宋游道邢所在其宅聽事東西別座受納訴訟稱命施行既擅朝政生殺自由公行淫佚信任羣小隨情與奪又兄弟羣從各擁強兵割剝四海極其貪虐姦諂蛆酷多見信用溫良名士罕豫腹心於是天下之人莫不厭毒世隆尋讓太傅節閤特置儀同三師之官位次上公之下以世隆爲之贈其父買珍相國錄尚書事大司馬及齊神武起義兵仲達度律等愚戇恃強不以爲慮而世隆獨深憂恐及

天光等敗於韓陵。世隆請赦天下，節閔不許。斛斯椿既據河橋，盡殺世隆黨，附令行臺長孫承業詣闕奏狀。掩執世隆及兄彥伯俱斬之。初，世隆曾與吏部尚書元世儁握槊，忽聞局上談然有聲，局子盡倒立。世隆甚惡之，又嘗晝寢，其妻姜氏忽見一人持世隆首去。姜氏驚視，而世隆寢如故。既覺，謂妻曰：「向夢人斷我頭，持去，意殊不適。又此年正月晦，日令僕並不上省西門，不開。忽有河內太守田帖家奴告省門亭長云：『今早為令王借車牛一乘，終日於洛濱游觀。』至晚，王還省，將車出東掖門，始覺車上無褥，請為記識。亭長以令僕不上西門，不開，無跡入者。此奴固陳。」

北史列傳三十六

三十一

昌

不已。公文列許尚書都令史謝遠，疑謂妄有假借。曰：「世隆付曹推驗時，都官郎中穆子容究之，奴言初來時至司空府西，欲向省，令王嫌遲，遣催車車入到省西門。王嫌牛小繫於闕下槐樹，更將一青牛駕車。令王著白紗高頂帽，短小黑色襪，從皆裾襦袴，相握板不似常時服章。遂遣一吏將奴送入省中聽事東廂內東廂第一屋中，其屋先常開。奴云：『此屋中有板牀，牀上無席，大有塵土，兼有糞米。』奴拂牀坐，兼盡地戲。夢中米亦握看之。子容與謝遠看之，開極久，全無開跡。及入狀，皆符同具。以此對世隆，世隆悵然，意以為惡，未幾見誅。」

世隆弟世承，莊帝時位侍中、領御史中尉，人才振劣，備員而已。及元顥內逼，世承守韓陵，為顥所禽，顥讓而屬之。莊帝還宮，贈司徒。世承弟弼，字輔伯，節閔帝時封河間郡公。尋為青州刺史。韓陵之敗，欲奔梁，數日與左右割臂為約。弼帳下都督馮紹隆為弼信待，乃說弼曰：「今方同契關，宜當心瀝血示眾，以信弼從之。」大集部下，弼乃踞胡床，令紹隆持刀披心。紹隆因推刀殺之，傳首京師。

度律，榮從父弟也。鄙朴少言，莊帝初封樂鄉縣伯，榮死，與世隆赴晉陽。元暉之立，以度律為太尉公。四面大都督封常山王，與余朱兆入洛，北遷晉陽，留度律鎮京師。節閔帝

北史列傳三十六

三十二

昌

時為使持節、侍中大將軍、太尉公，兼尚書令、東北道行臺。與仲遠出拒義旗，齊神武問之，與余朱兆遂相疑貳，自敗而還。度律雖在軍，戎聚斂無厭，所經為百姓患。毒其母山氏，聞度律敗，遂恚憤發病，及至，母責之曰：「汝荷國恩，無狀而反，我何忍見他屠戮汝也！」言終而卒。時人怪異之。後韓陵之敗，斛斯椿先據河橋，遂西走，遷波津，為人執送椿囚之。送齊神武斬之都市。

天光榮從祖兄子也。少勇決，榮特親愛之。常預軍戎謀，孝昌末榮據并肆，仍以天光為都將，總統肆州兵。馬明帝崩，榮與京師委以後事，建義初為肆州刺史，封長安縣公。榮

將討葛榮留天光在州鎮其根本謂曰我身不得至虜非汝無以稱我心永安中與元天穆東破邢杲元顥入洛天光與天穆會榮於河內榮發後井肆不安詔天光兼尚書僕射為井肆等九州行臺仍行井州事天光至井州部分約勒所在寧輯艱破還京師改封廣宗郡公初高平鎮城人赫連鳳等為逆共推救勒西長胡琛為主號高平王遜臣沃野鎮賊帥破六韓怛貪琛入據高平城遣其大將万俟醜奴來寇涇州琛後與莫折念生交通侮慢怛貪遣使人賁律如至高平誘斬琛為醜奴所并與蕭寶夤相拒於安定寶夤敗還建義元年夏醜奴擊寶夤於靈州禽之

備州李州

北史列傳三十六

二十三

子明

遂憎大統時獲西北貢師子因稱神獸元年置百官朝廷憂之乃除天光使持節都督雍州刺史率大都督武衛將軍賀拔岳大都督侯莫陳悅等討醜奴天光初行唯有軍士千人時東雍赤水蜀賊斷路天光入關擊破之簡取壯健至雍又稅人馬合得萬疋以軍人寡少停留未進榮遣責之杖天光百下榮復遣軍士二十人赴天光天光令賀拔岳率千騎先驅至歧州禽其行臺尉遲普陸醜奴棄歧州走還安定天光發雍至歧與岳合勢破醜奴復蕭寶夤於是涇陽二夏北至靈州及賊黨結聚之類並降唯賊行臺万俟道洛不下率眾西依牽屯山據嶺自守榮責天光

北史列傳三十六

二十四

七五

不獲道洛復遣使杖之百詔削爵為侯天光與岳悅等復向牽屯討之道洛戰敗投略陽賊帥王慶雲慶雲以道洛驍果絕倫得之甚喜便謂大事可圖乃自稱皇帝以道洛為大將軍天光乃入隴至慶雲所居永洛城破其東城賊遂併趣西城中無水眾聚熱渴有人走降言慶雲道洛欲突出天光恐失賊帥乃遣謂慶雲可以早降若未決當聽諸人今夜共議又謂曰相知須水全為小退賊眾安悅無復走心天光密使軍人多作木槍各長七尺至昏布立人馬為防衛之勢又伏人槍中其夜慶雲道洛果突出至槍馬各傷倒伏兵便起同時禽獲賊窮乞降而已天光岳悅等議悉阮之死者萬七千人分其家口於是三秦河渭武涼郡善威來款順詔復天光前官爵岳聞榮死還涇州以待天光亦下隴與岳圖入洛之策既而莊帝進天光爵為廣宗元元驍又以為隴西王又聞介朱兆已入京天光乃輕騎向都見世隆等尋便還雍世隆等議廢元驍更舉親賢遣告天光天光與定策立節閔帝又加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關西大行臺天光北出夏州遣將討宿勤明達禽之送洛時費也頭帥紇豆陵伊利万俟受洛干等據有河西未有所附天光以齊神武起兵信都內懷憂恐不暇他事伊利等但微遣備之而已又除大司馬時神武軍既

振余朱兆仲遠等並經敗退卅隆累使徵天光天光不從
後令斛斯椿苦要天光云兆王無以能定豈可坐看宗家
之滅天光不得已東下與仲遠等敗於韓陵斛斯椿等先
還於河橋拒之天光不得度西北走被執與度律並還於
神武神武送於洛斬於都市介朱專恣分裂天下各據一
方賞罰自出而天光有定關西之功差不酷暴比之兆與
仲遠為不同矣

論曰魏自宣武之後政道頗虧及明皇幼沖女主南面始
則于忠專恣繼以元叉權重居官者肆其聚斂乘勢者極
其陵暴於是四海囂然已有羣飛之漸逮於靈后反政宣

李

北史列傳三十六

共五

周

淫於朝傾覆之徵於此至矣介朱榮緣將帥之列藉部眾
之威屬天下暴虐人神怨憤遂有匡顛拯弊之志援主逐
惡之功及夫禽葛榮誅元顯戮邢杲擒韓婁醜奴竇黨咸
梟焉市然則榮之功烈亦已茂矣而始則希覲非望睥睨
宸極終乃靈后少帝沈流不反河陰之下衣冠塗地其所
以得罪人神者焉至於末跡凶忍地逼亦已除矣而朝無
謀難之幸國乏折衝之將遂使餘孽相糾還成嚴敵隆實
指蹤光為戎首山河失險莊帝幽崩宗屬分方作威跋扈
廢帝立主迴天倒日擒刺恭獻割裂神州刑賞任心征伐
自己天下之命懸於數胡喪亂弘多遂至於此豈非天將

去之始以共定終於惡稔以至殄滅抑亦魏紆其難齊以
勵除矣

列傳第三十六

北史四十八

方洽周益 周之冕孫 粹然校正

北史列傳三十六

共六

周

列傳第三十七

北史四十九

朱瑞

叱列延慶

斛斯椿子敬孫政

賈顯度第智

樊子鵠

侯深

賀拔允弟勝勝弟母

侯莫陳悅

念賢

梁覽北史列傳三十七

雷紹

毛遐弟鴻賓

乙弗朗

朱瑞字元龍代郡桑乾人也祖就沛縣令父惠行太原太守瑞貴達竝贈刺史瑞長厚質直敬愛人士介朱榮引為大行臺郎中甚見親任以為黃門侍郎仍中書舍人榮恐朝廷事意有所不知故居之門下為腹心之寄封陽邑縣公及元顥內逼從車駕於河陽除侍中兼吏部尚書改封北海郡公莊帝還洛改封樂陵郡公仍侍中瑞雖為介朱

榮所委而善觀朝廷開帝亦賞過之嘗謂侍臣曰為人臣當須忠實至如朱元龍者朕待之亦不異餘人瑞以青州樂陵有朱氏意欲歸之故求為青州中正又以滄州樂陵亦有朱氏而心好河北遂乞三從內竝屬滄州樂陵郡詔許之仍轉滄州大中正介朱榮死瑞與世隆俱北走以莊帝待之素厚且見世隆等竝無雄才終當敗喪於路乃還帝大悅時介朱天光擁眾關右帝招納之乃以瑞兼尚書左僕射為西道大行臺以慰勞焉既達長安會介朱先入洛復還京師都督斛斯椿先與瑞有隙數譖之於世隆世隆遂誅之太昌初贈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謚曰恭穆

北史列傳三十七

二

叱列延慶代西部人也世為酋帥延慶娶介朱世隆姊故被介朱榮親遇普泰初世隆得志特見重兼尚書左僕射山東行臺北海郡公時幽州刺史劉靈助以莊帝崩遂舉兵唱義世隆白節閼帝以延慶與大都督侯深於定州討之深以靈助善占百姓信惑未易可圖欲還師入據

關拒險以待其變延慶以靈助庸人彼皆恃其妖術坐着符厭寧肯勦力致死宜詭言西歸可罷而禽深從之乃出頓城西聲云將還詰朝造靈助壘遂破禽之及韓陵戰敗延慶與介朱仲遠走度石濟仲遠南竄延慶北降齊神武仍從并州後赴洛洛武帝以為中軍大都督孝武之西齊

神武誅之

斛斯椿字法壽廣牧富昌人也其先世爲莫弗大人父足一名敦明帝時爲左牧令時河西賊起牧人不安椿乃將家投介朱榮低伐有功稍遷中散大夫署外兵事椿性佞巧其得榮心軍之密謀頗亦關預莊帝初改封陽曲縣公除榮大將軍府司馬後爲東徐州刺史及榮死椿甚憂懼時梁以汝南王悅爲魏主責其士馬次於境上椿遂棄州歸悅悅授尚書左僕射司空公封靈丘郡公又爲大行臺前驅都督會介朱兆入洛悅知不逮南旋椿復背悅歸北以參立勳閔謀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城陽郡公

北史列傳三十七

三

中城收介朱部曲盡殺之令弟元壽與張歡長孫承業顯智等襲世隆彦伯兄弟並斬於閭闔門外椿入洛縣世隆兄弟首於其門樹椿父出見謂曰汝與介朱約爲兄弟今何忍縣其頭於家門寧不愧負天地椿乃傳世隆等首并囚度律天光送於齊神武及神武入洛椿謂賀拔勝曰今天下事在吾與君若不先制人將爲人所制高歡初至圖之不難勝曰彼有心於人害之不祥比數夜與歡同宿具序往昔之懷兼荷兄恩意甚多何苦憚之椿乃止孝武帝立拜椿侍中儀同開府城陽郡公父足亦加開府子悅太中大夫同日受拜當時榮之椿自以數反意常不安遂密勸孝武帝置閣內都督部曲又增武直人數百直閣已下負別數百皆選天下輕剽以充之又說帝數出游幸號令部曲別爲行陣椿自約勒指麾其間從此以後軍謀朝政一決於椿又勸帝徵兵說稱南討將以伐齊神武帝從之以椿爲前驅大都督椿因奏請率精騎二千夜度河掩其勞弊帝始然之黃門侍郎楊寬說帝曰高歡以臣伐君何所不至今假兵於人恐生他變今度河万一有功是滅一高歡復生一高歡矣帝遂教椿停行椿歎曰頃感入南斗今上信左右間構不用吾計豈天道乎帝勸兵河橋命椿自洛而東至武牢帝以賈顯智背叛東師失律將幸關

北史列傳三十七

四